

中國語單音節性之再檢討

周 法 高

—

高本漢《中國語與中國文》(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 1923, 張世祿譯本)第二章說:

剛才上面所舉幾個英語的語詞當中,有些——go, club, kitchen, window, anchor——是不能把他們分析為組成的小部分。(這句話必須從現代英語的觀點上看:在語原學上,他們就可以重行分析的了,例如kitch←古英語cycene←拉丁語coquina; window斯干的那維亞語vind-auga“風眼”)。這些可以叫做語根語詞。其餘的幾個,可以分做各個部分的,如:writ-er, flog(g)-ing, lean-ness, un-bear-able,但是他們大概也是單純語詞,並非複合語詞;因為其中的部分,如-er, -ing, -ness, un-, -able,不能當作獨立的語詞來應用。凡是這一類的語詞,叫做轉成語詞,是應用剛才所說的許多附添語構成的;我們把這些附添語割去了之後,常常可以得到他們所由轉成的語根語詞(write, flog, lean, bear)。……

中國語並不是和他種語言一樣,他沒有多音綴的語根語詞。在英語裏,我們把許多轉成語詞的附添語割去了之後,固然常可以得到單音綴的語根語詞, flogg-ing, lean-ness等等,但是也常可以得到雙音綴的或多音綴的。古代印度歐洲的母語裏,有單音綴的語根語詞,也有雙音綴的語根語詞;而芬蘭烏克蘭語言裏,大概都是雙音綴的語根語詞。中國語的語根語詞,都是單音綴的,這種制度和這兩大語系的語言比較起來,彼此是顯然處於絕端相反的地位。(二五~二七頁)①

有人誤解了所謂“單音節性”的意義,認為中國語和英語的特質相近,都是多音節的(polysyllabic)。如美國耶魯大學教授金守拙(George A. Kennedy)根據陳鶴琴君的統計:在九十幾萬個音節中,用“的”和“了”作附加語的佔四五三六〇次。換句話說,倘若中國話僅有這兩個附加語,複音語就要佔百分之五,當我們加上十個同一形式的附加語,便達到一〇九五九二次,倘若中國語只有這十二個附加語,複音語便要佔百分之十二。根據進一步的研究,金氏最後認為現代中國語百分之六十三是複音節的(參金氏所著Monosyllabic Myth一文,載美國東方學會會刊(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七十一卷三期,一九五一)。卡爾博士(Denzel Carr)則認為在特別通俗的

會話中，複音語不少於百分之四十（參卡爾所著《現代中國國語之多音節性》）。法蘭西斯（John de Francis）舉出英語 Only thirteen oxen were exported yearly，認為每一音節都具有意義，可寫作 On-ly thir-teen ox-en were ex-port-ed year-ly，又舉出 fa-ther, broth-ers 說明英語和中國語的性質相同（見法氏所著 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 第八章，一九五〇）。李方桂先生批評他說：

由於音節原為音韻的詞語，我們也許可以問：他根據什麼音韻的基礎把這些詞分成這特別的形式而不用一些別的方法，如 ok-sen, ex-por-ted 等。我們可以進一步問：英語的音節是否常有這同樣清楚的音節的界限；而中國語的音節是普遍地有這界限的。法氏好像忘記了英語的音節和中國語的音節在音韻方面彼此也許可能是不相稱的。

或許這些音節如 “ok, sen, por, ted” 等沒有意義，因此他願採別的途徑分析牠們，用意義做他的標準。倘使如此，這或意味著他的音節是語言形式的單位（morphological unit）。但把 father, brothers 分成像他所定的音節是根據什麼語言形式的基礎呢？至少，把 brothers 分成 brother-s 而放棄他劃分英語音節的理論並視之為壞的嘗試，這是否更為合理呢？顯然地他把音韻上的音節和語言形式的單位搞混了，並且不肯承認英語的音節和語言形式的單位是不相稱的。這是特別重要的，因為他常常把他對中國語的分析和英語中的類似之例相比。（載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十七卷四期，一九五一。）

因此法氏說“中國語是一種多音節語”，“中國語是一種和別的语言相似的语言”（前引書一六四～五頁），是相當誤解的。現在我們可以說：縱使現代中國語中複音節的詞語特別增多，其最小的語言單位仍絕大多數是單音節的。（以上參周法高《中國語文研究》二～三頁《中國語的特質和發展的趨勢》。）

二

荊允敬在民國五十九年（一九七〇）二月發表了《現代漢語的雙音節性》（《華岡學報》第六期一～四二頁，又參同人所著 Dissyllabicity of Modern Mandarin, Chinese Culture, 《中國文化季刊》十卷四期，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八八～一〇四頁），引用林漢達所說：“漢語裏最多的詞兒，是由兩個音節組成的……雙音節詞在漢語中佔了絕對的優勢。因此漢語基本上可以稱為‘雙音節語’。”（見中國語文叢書《漢語的詞兒和拼寫法》頁五～十八林文《漢語是不是單音節語》頁十七）。根據鄭林曦研究結果（原文見《中國文字問題》頁四九），荊文說：“根據幾本通俗小說的用詞兒分配情形，我們可以看出多音詞兒與單音詞兒的比例，差不多是七十對三十。”

書名	多音詞兒百分數		單音詞兒百分數	
	詞兒數	出現次數	詞兒數	出現次數
水滸傳	七〇	五四·五	三〇	四五·五
紅樓夢	六四	五〇·六	三六	四九·四
兒女英雄傳	六七·五	五〇·七	三二·五	四九·三
駱駝祥子	七〇·五	五〇·八	二九·五	四九·二

(以上見荆文二六~二七頁)

最後，荆氏下結論說：

- (一) 因為論據不同，而有漢語單音節說與多音節說的不同主張。
- (二) 主單音節說者，以詞素為其理論根據；主多音節說者，以詞兒為其理論根據。
- (三) 漢語的詞兒在漢語中是一種可大可小的單位，兩個音節以上的詞兒，常常可以分析為較小的詞素，這些詞素在古代，偶而在現代，也有可以分開來單用的，這是漢語的特性。漢語的詞兒並不因此而失去它的詞兒的性質，詞素也不能因此而取得詞兒的性質。
- (四) 漢語的詞兒，絕大部分是多音節的，其中尤以雙音節的為多，單音節的詞兒佔少數。
- (五) 漢語的詞兒是非曲折性的，伸縮性大，詞性很流動，離開句子很難對漢語的詞兒作明確的界說。
- (六) 漢語的詞兒是構成漢語的建築材料單位，漢語的詞素固然是以單音節的佔絕大多數，但以構成漢語的建築材料單位的詞兒為根據，我們應當承認漢語是多音節的。
- (七) 漢語之為多音節語，乃是一種相對的說法，如同印歐語言一樣，並不是絕對沒有單音節詞兒，若以數量多寡為標準，我們更應該承認現代漢語的雙音節性。

(前引文三八~三九頁)

我覺得荆文中實在包含了幾個問題：

第一，荆文主要是拿單音詞和多音詞的數目來判斷漢語是多音節的，他這個觀念我實在未敢苟同，因為一定要加上詞彙的頻率（即詞彙在語言中或語體文中出現的次數），才能得到比較可靠的結果。荆文中在這一方面只有所根據的鄭林曦對幾本通俗小說所作的統計，才有出現次數的百分數，單音詞或多音詞的出現次數可以說相差無幾。

第二，荆文也承認：漢語的詞素是以單音節的佔絕大多數，這正是漢語的特性，正如著名的語言學家高本漢、李方桂、趙元任諸位所標舉出來的。高、李說已見前引，趙說見所著《中國話的文法》（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1968）：

3.1.2 中文的語位：單音節性（The Morpheme in Chinese: Monosyllabism）

跟“字”最相近的語言學上的單位是語位（morpheme），也就是一個語言裏頭有意義的最小單位。這也是為什麼有人管中文叫單音節語言（每一個音節都有一個意義

的語言)，而事實上中文也差不多是單音節語言的原因。所謂“單音節神話”(monosyllabic myth)其實是有關中國的種種神話裏最真實的一個。(丁邦新譯本七四~七五頁)

至於詞素是不是構成漢語的建築材料單位，在趙書裏也有說明，該書第三章詞跟語位第一節說：

咱們用英文說或寫英文中的小單位時，都會講到word，但並不是每一個語言都有一種單位跟英文裏word的功用大體一樣（更談不到完全一樣）。……

3.1.1 社會學上的字 (the Sociological Word) ……

在中文裏，跟英文的word相當的社會學上的單位就是“字”，像“上”、“大”、“人”、“孔”、“乙”、“己”。就像一般對英文裏word的觀念一樣，使用“字”的人通常並不清楚指的是說話的單位，還是書寫的符號。……由於“字”跟英文的word有幾乎相等的社會學上的功用，所以實際上所有學英文的中國學生，都把中文書寫的單位當作一個word，而不是一個character。(丁譯本七三頁)。

趙先生另外把漢語中大致相當於英文中的word的叫做syntactic word(譯作“造句詞”)，以別於sociological word。前者通稱為“詞”，後者通稱為“字”。他並且說：“跟‘字’最相近的語言學上的單位是語位(morphone)”並且加註說：“目前中國學者用‘詞素’一詞(本書譯作“語位”)，但到底‘詞素’是指比‘詞’小的連用語位，還是指所有語位，不管獨用還是連用，也不統一。”(丁譯本七四頁)可見“語位”(或稱“詞素”)是可以當作構成漢語的建築材料單位的。因此，漢語語位的單音節性確是漢語的特徵之一，也是漢藏語系的特徵之一。

至於漢語中詞的定義，趙書第三章第八節《造句詞的定義跟辨認》說：

咱們已經從大小跟種類的角度談過詞的性質；現在試替中文裏頭的造句詞找出一條可行的定義。Bloomfield的定義認為詞是最小的自由語式(所謂自由就是指能單獨成話)，咱們已經說過這個定義太嚴格，所以加上了停頓，可能的停頓，跟常用性(或自由運用性)，作為輔助的辨認法。咱們不妨這麼開始說，造句詞是前後可停的最小字組，但得馬上補充說明，像“啊”、“吶”、“麼”這些語助詞，雖然跟前一音節緊緊結合，但事實上是跟整個詞組或句子不可分的。因此，Bloch認為，要是一個語式的直接成分，有一個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構成的詞組，而另外一個是不能用停頓分開的字組，那麼後者就是一個詞。這樣就不用因為有個語助詞，而硬把整個長句子或詞組，叫做複合詞了。例如：“英國的國王的女兒”(the king of England's daughter)，不會因為其中有第二個“的”字，就使“英國的國王”成了一個詞，就像英文裏不會因為the king of England加了一個's就成了複合詞一樣。(丁譯本一〇一頁)

前引金守拙認為在九十幾萬個音節中，用“的”和“了”作附加語的，佔四五六〇次，其實“的”在絕大多數情形下用作語助詞(particles)，而“了”則有時用作動詞詞尾(verbal suffix)，有時用作助詞。趙書第四章第四節第五項《動詞詞尾》下說：

詞尾“了”是動詞“了”leau的弱化語式……但這個詞尾應該跟同音的語助詞“了”分開……例如：“傷了風了”。（丁譯本一三三頁）〔上舉之例，第一個“了”是詞尾，第二個“了”是語助詞。〕

金氏把語助詞和動詞詞尾混為一談，所以才有“倘若中國語只有這十二個附加語，複音語便要佔百分之十二”錯誤的論調。此外還有名詞詞尾“兒”通常都和它前面的音節結合成為捲舌韻，這樣構成的詞也就減少了一個音節，這也可以說是對多音節化的一種反動力。

第三，荊文第三節《漢語的特質與雙音節性》和第四節《雙音節為詞組組合單位》所提到的雙音單位，並不限於雙音詞，可能是動詞加賓詞，例如：“讀書”、“寫字”、“騎馬”、“吃飯”等等，往往只相當於英語裏的一個單詞，這完全是由於節奏的關係，在舊詩裏可以看得更清楚。所以我們不能不承認漢語中有雙音節化的趨勢，但不一定是雙音詞。丁邦新在《國語中雙音節並列語兩成分間的聲調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九本下冊一五五～一七三頁）一文中曾對國語中並列的語組（或稱詞組）和複合詞加以研究；又在《論語、孟子、及詩經中並列語成分之間的聲調關係》（同上第四十七本第一分一七～五二頁）一文中對先秦一部分古書中的並列語加以研究，其中絕大部分為詞和詞的結合，可見雙音節性在古代漢語已佔重要的地位，因此我們要把荊文的論點分開來看，不可囫圇吞棗，混為一談的。

三

根據以上的論點，已經可以指出金守拙、法蘭西斯、荊允敬諸家的不妥之處了。不過以下還想增加一點新的資料，把新近研究的結果寫在下面。

劉森（Eric Shen Liu）在一九七三年出版了《中國語詞彙頻率詞典》（Frequency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rds），收集了不超過二十五萬個中國語詞彙的語料，按語料的性質分為五類：(1)小說類，(2)戲劇類，(3)論說類，(4)報章雜誌類，(5)科技論文類。在該書第一部分，按英文字母把最常見的三千個詞排列出來；在第二部分，按三千個詞出現的次數多少排列，從最多的一八〇七二次到五次。在附錄裏，列出了六四二八個比較不重要的詞，或是由於出現的次數少於五次，或是由於只出現在五類中的一類，而其出現次數最多可達十六次。劉書統計的結果如下：

劉 書	單音節詞		雙音節詞		三音節詞		總 計	
	詞 數	出現次數	詞 數	出現次數	詞 數	出現次數	詞 數	出現次數
1~1,000號	387	111,783	611	46,080	2	68	1,000	157,931
1,001~2,000號	279	5,444	694	13,407	27	475	1,000	19,326
2,001~3,000號	264	2,256	719	5,748	17	133	1,000	8,137
附錄中6,428詞	815	2,533	5,364	15,467	249	724	6,428	18,724
總 計	1,745	122,016	7,388	80,702	295	1,400	9,428	204,118

此外，我又根據趙元任先生主編的《中國話的讀物》(Readings in Sayable Chinese, 一九六八年美國舊金山出版)，統計該書中詞彙的頻率。該書共分三冊：

第一冊 第一部分 《短篇故事、會話、跟學術論文》

第二部分 《自傳片段》

第二冊 小說 《走到鏡子裏跟阿麗思看見裏頭有些什麼》(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路易斯·加樂爾(Lewis Carroll)原著，趙元任翻譯。

第三冊 話劇 A.《軟體動物》(The Mollusc)，戴維思(H.H. Davies)原著，趙元任翻譯。

B.《野玫瑰》，陳銓著。

其中頗有一些在他處未發表過的稿子。趙先生的翻譯非常口語化，並不影響其為純粹的國語。同時另有國語羅馬字一行一行的對照漢字，很容易看出來詞的劃分。我們知道漢語中詞的劃分，大家是很不一致的。現在我就想看一看這一位中國語言學權威是怎麼樣劃分國語中的詞的。得到中央研究院的經費補助和資訊科學研究所籌備處的合作，②用天龍牌 D72 中文電腦和 P.D.P. - 11/70 UNIX 電腦，在四個月之內，把十萬出頭的漢字輸入電腦，並且按出現次數，由多而少，列出一個表來，加註頁數、行數。其中當然有一些省略，例如第一冊第一部分第二頁的《日風相賭》的文言故事，第十二頁的《狐假虎威》的文言故事，還有話劇和對話裏說話人的簡稱，也都省略了。結果把出現在四次或以上的詞加以編號，共2,581號，以便於和劉書來比較；再加上出現三次，二次和一次的詞，列成下表（趙書中漢字讀本的名詞詞尾“兒”都印作注音符號“儿”，附在它前面漢字的右下角，表示已經失去了它的音節性，只不過是一個捲舌韻尾而已。在打入中文電腦的時候，改寫成“兒”字，我在計算音節的時候就沒有把“兒”尾算作一個音節）：

趙書	單音節詞		雙音節詞		多音節詞(音節詞外)		總計	
	詞數	出現次數	詞數	出現次數	詞數	出現次數	詞數	出現次數
1~1,000號	349	52,222	600	26,976	51	1,680	1,000	80,878
1,001~2,000號	248	1,727	630	4,403	122	894	1,000	7,024
2,001~2,581號	87	354	401	1,662	93	387	581	2,403
出現三次的詞	139	417	519	1,557	168	504	826	2,478
出現二次的詞	214	428	1,181	2,362	426	852	1,821	3,642
出現一次的詞	441	441	3,485	3,485	2,212	2,212	6,138	6,138
總計	1,478	55,589	6,816	40,445	3,072	6,529	11,366	102,563

根據以上二部書中的統計，我們可以看出：劉書中單音節詞的出現次數約佔總數百分之六十，趙書中單音節詞的出現次數約佔總數百分之五十五，都比多音節詞的出現次數要多。

荊允敬《現代漢語的雙音節性》（《華岡學報》第六期，民國五十九年〔一九七〇〕二一～四三頁；“Dissyllabicity of Modern Mandarin,” Chinese Culture, Vol. 10, No.4, Taipei, 1969, pp. 88-104）一文中根據鄭林曦研究結果（原文見《中國文字問題》四九頁）列表如下：

書名	多音詞兒百分數		單音詞兒百分數	
	詞兒數	出現次數	詞兒數	出現次數
水滸傳	七〇	五四·五	三〇	四五·五
紅樓夢	六四	五〇·六	三六	四九·四
兒女英雄傳	六七·五	五〇·七	三二·五	四九·三
駱駝祥子	七〇·五	五〇·八	二九·五	四九·二
反對黨八股	八四	六一·七	一六	三八·三
龍鬚溝	七一	四一·七	二九	五九·三

據上表六部書中單音節詞的出現次數約佔總數百分之四十八。荊表和劉書、趙書中單音詞所佔百分比之所以有出入，可能由於他們對詞的看法有點不同，因此就有點差異了。

總結起來，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的結論：

- (一) 如果從“語位”（或稱“詞素”）方面來說，中國語是單音節的。
- (二) 如果從詞的出現頻率來說，國語中單音節詞和多音節詞的出現頻率相差不大（其計算方法可能因人而略有不同）。

〔民國七十年（一九八一）十一月十六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講論會稿〕

① 據我所知，南島語系（包括台灣的高山族語）、阿爾泰語系（包括滿語、蒙語、回語、韓語和日本語）裏都有好多雙音節的語根。

- ② 承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籌備處鄭國揚代主任和林慶良先生的協助，使《中國話的讀物》中的中文詞彙輸入電腦的工作得以進行，謹致謝忱。

[附記] 劉英茂、莊仲仁、王守珍編著《常用中文詞的出現次數》(民國六十四年台北六國出版社印行)，其劃分詞彙的標準有問題，因此在《最常出現的500個詞》中，有單音節詞316個，雙音節詞183個，三音節詞1個(“爲甚麼”)。《次常出現的501個詞》中，有單音節詞197個，雙音節詞300個，三音節詞3個(“台北市”、“尼克森”、“委員會”)，四音節詞1個(“中華民國”)，其結果絕對不可靠，所以沒有採用。不過該書第一部分《一百萬個詞的〔一般〕讀物中至少出現一次的詞彙》，對於計算漢字出現的頻率還是有用的，所以鄭昭明《今日漢語的統計分析》(Analysis of Present-day Mandar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10, No.1, pp. 281-358)，就是根據該書得出漢字出現的頻率來的。